



主办单位: 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  
泉州晚报社 晋江市人民政府  
承办单位: 晋江市委宣传部 晋江市文旅局  
晋江市文联 晋江市社科联  
协办单位: 泉州市艺术馆 晋江市文保中心



扫描二维码  
阅读诗会作品

## 中国白的颂歌

□陈迎东

每一件瓷器  
都烙着“瓷都”的铃印  
都是以土为骨以火为血的煅烧  
涅槃为一叶白帆,自宋元明明清  
穿行于千年的风雨  
开拓出刺桐的世纪  
至今仍然鼓荡于中华的史册  
那五十七米龙窑绵延的甘泽  
立起来,是一座丰碑  
也是打开家国复兴的钥匙  
重启海上丝路的帆桅

德化窑呀!你层层叠叠的碎片  
生生不息的白瓷

是接纳我灵魂的容器  
那是一粒大米的白,化水为慈悲  
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情  
那是最高尚的德,化火为光芒  
让历史再次擦亮  
东方第一大港的光芒  
我的家乡愿意以国为姓  
以大写的人为名  
栉风沐雨,筚路蓝缕  
在一块块白瓷上再次镌刻下  
泉州,海丝,中华世纪

(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,作品散见于《中国文艺家》《延河》等)



德化窑址(陈迎东摄影)



成长不是变复杂,是看透后依然选择简单。



## 摇篮曲

□苏俊虢

每每听到闽南语歌曲里唱的婴儿“一睷大一寸”,不由莞尔。

最近收集了几首泉州摇篮曲,觉得蛮有趣,蛮亲切的。

说是摇篮曲,准确点应该是摇篮歌谣,因为没有曲调。但是想想,母亲轻轻摇着摇篮,嘴里哼着这样的歌谣,还有那“唔唔唔”的尾音。声音轻柔婉转动人,有节奏,有旋律,不是也可称之为摇篮曲吗?

“月娘月光光,照阮鸟篮(闽南语摇篮)床。阿婴仔,乖乖睷,一睷大一寸。”这首摇篮曲宛若一首清新小诗。

窗棂外,金黄色的月亮挂在树梢,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棂,照进厝内,照着摇篮,照在年轻母亲的脸上,朦朦胧胧的……母亲的美目充满爱意地盯着摇篮中胖乎乎的婴儿,她轻轻摇着摇篮,充满期待地哼着摇篮曲……这首摇篮曲有比兴,有意境,颇有文艺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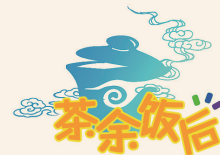
“要仔摇啊摇,抱着要仔来过桥。要仔乖啊乖,抱着要仔入厝内。唔唔睷,一睷大一寸。唔唔惜,一睷大一尺。”这首摇篮曲动感十足。年轻母亲抱着要仔在外走亲戚?或散步?或串门?要仔吵闹想睡了,母亲急忙抱着要仔回家。她将要仔紧紧抱着在怀里,一只手有节奏地轻拍着,嘴里哼着摇篮曲。她沿着小路,走过门前小河上的小木桥,走进厝内。宝宝睡着了,她小心翼翼地将军宝放入摇篮,轻轻地摇啊摇……只是这位母亲心太急了,竟想“一睷大一尺”,以后可要长得比姚明还高?让人忍俊不禁。

“阿婴仔,卡紧(快点)睷,恁(你的)阿母,要担羹,若早来,给你食,若晚来,你睷(再)睷。唔唔睷,唔唔睷,一睷大一寸。”这是一幅很生动的农家生活情景:阿母摇着“鸟篮”,哄要仔睡觉。更妙的是阿母心情的转折变化:急着去干农活时的焦急,希望要仔早点入睡,阿母好去干活。喜的是若早回来,能早点喂饱要仔,晚回来时添无奈,希望要仔能睡到阿母归来时再醒。最后是对要仔的期望,“一睷大一寸”,快快成长。

忽然忆及稼轩词:“茅檐低小,溪上青青草……小儿锄豆溪东,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亡赖,溪头卧剥莲蓬。”大儿子已经能在溪东种豆的地里除草了,二儿子帮着家里编织鸡笼,小儿只懂得顽皮地躺卧在溪边剥着莲蓬吃。辛弃疾用白描手法,活生生描绘出一幅有声有色的农村风俗画,和这首摇篮曲颇有相似之处。如果不是囿于词牌格律,如果这家农户还有一个更小的婴儿,再加上一句“阿母要去担羹,阿婴仔唔唔睷”,也毫无违和感。

这三首摇篮曲都有“乖乖睷”“唔唔睷”“一睷大一寸”的字样。泉州有句俗语:“食补不值睷补”,说的是睡觉比吃好东西更重要。希望孩子睡好觉,快快长大,这是所有母亲对孩子的殷切期望。

不知现在的年轻母亲,还有几人会用闽南话念这样的摇篮曲哄孩子睡觉?我想,不妨试试。重温祖母辈、母亲辈的生活情景,既充满生活情趣,又能让孩子记住乡音,记住母亲的殷殷期待。



## 时光飞逝

●流年莫虚掷,华发不相容。  
——唐·方干《送从兄郢》

●岁月相催逼,鬓边早已白。  
——魏晋·陶渊明《饮酒·十五》

●百年能几日,忍不惜光阴。  
——唐·杜荀鹤《赠李蒙叟》

●君看白日驰,何异弦上箭。  
——唐·李益《游子吟》

●百岁光阴如梦蝶,重回首往事堪嗟。  
——元·马致远《夜行船·秋思》

●朱颜新老,白发添多少?  
——元·白朴《清平乐》

●光阴似箭催人老,日月如梭趁少年。  
——元·高明《琵琶记》

●世间何物催人老,半是鸡声半马蹄。  
——清·王九龄《题旅店》

## 四季



闽南的四季啊,就像那沙滩上的海潮,一浪接着一浪,分不清界限,在不知不觉中就换了季节。漫步其间,仿佛踏入了一个时光的迷宫,每一步都踩在岁月的琴弦上,弹奏出不同的旋律。听,燕尾脊上的鸽哨还那么清亮,如同一串串灵动的音符,在湛蓝的天空中跳跃、回荡;听,风拂过残墙,自带背景音乐,低沉而悠远,似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,每一块斑驳的砖石,都是岁月的见证者。它们沉默不语,和风一起,将光阴镌刻在每一道裂痕之中。

滴水兽扮着鬼脸,静静地蹲在屋檐下,等着一次次雨水,管它是春水、夏雨还是秋风秋雨。它们憨态可掬的模样,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一种豁达与从容,无论时光如何流转,它都默默地守护着这一方古老的



## 众生

我家住在山脚,每当天气很好的早晨,雀鸟的叫声会把我从梦中惊醒。又想入睡,但翻来覆去睡不着,那叫声太急了,好像非得把我喊起床。

我干脆就不睡了,就认真聆听。只有两只鸟的叫声有些大,其他的鸟声音小,好像只是在附和。有一只叫“喳喳、喳喳”,另一只随即就叫“喳喳”,另外一些小声的只叫“喳”。那只叫“喳喳、喳喳”的,随后便抑扬顿挫地唱起歌来,能听出,它们是很快乐的。

反复听了几次,我得出个结论,叫“喳喳、喳喳”的声音洪亮,应该是雄鸟,或叫男主人吧;叫“喳喳”的声音略小,应该是雌鸟,是女主人;而那附和着的“喳”,声音有

## 食事



又见藟头。

清晨的菜市场,偏僻角落,一个个藟头珠圆玉白,密密匝匝挤在一起。我不懂得如何腌制,只好看一眼,再看一眼,带着些许留恋,匆匆别过。

小时候,藟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。馋了,从陶罐里捞几颗来吃,饿了,不要别的菜,几粒藟头,那脆爽的劲道,是下粥配饭的妙品。青黄不接时,翠白的藟头,一枝独秀,丰富人们单一的味蕾。



## 背影

母亲退休前是一所学校的副校长,讲台上的她容光焕发,放学后,她立马来把我袖口多出来的那点线头“咔嚓”剪掉,并拿起针线缝缝补补。母亲善女红,喜欢织毛衣。温馨画面布满我的童年记忆。

我开口说的第一个词是“加针”。夏天,母亲坐在阳台,腿上放着一团奶白色的线,竹针“嚓嚓”蹭得飞快。她每织到领口就冲我招手:“过来,让我比一下。”我就踮脚凑过去,把下巴搁在她手背上。那时候我觉得,世界上最厉害的事,就是乱糟糟的线团在她手里慢慢变成一件能把我裹住的毛衣。胸口还织了只兔子,红扣子当眼睛,我穿着它跑,兔子也跟着蹦。

母亲的确心灵手巧。鱼骨针那种绕来绕去的图案,她不用看图就能整出来。我少

天地。而那满目的绿叶,依旧在枝头肆意地舒展着,翠绿欲滴,仿佛丝毫未察觉秋天的悄然降临。叶还绿着,秋天说来就来了,就像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,让人猝不及防。

老屋檐下的燕子夫妻,是这片天地里的勤劳使者。今年新啄的春泥才干透,似乎住进新巢没多久,已经有小燕子嗷嗷待哺。那嫩黄的小嘴,一张一合,发出清脆而急切的叫声,仿佛在向世界宣告着新生命的诞生。这对劳模夫妻飞进飞出,忙碌的身影在天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它们穿梭于绿树繁花之间,为孩子们衔来食物,养家糊口真不是件轻松的事。晴天下,这对夫妻亲昵地停在燕尾脊上,相互依偎,梳理着彼此的羽毛,倾诉着只属于它们的情话。潮汐送来秋的清爽,不久后,它们就得拖家带口踏上旅途。

燕尾脊不说话,它只默默地挂挂秋日的残阳,将那如血的余晖洒在古老的建筑

## 不知秋

□王常婷

上,黑瓦都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。它等着月亮的姗姗来迟,当夜幕降临,明月高悬,清冷的月光洒在燕尾脊上,仿佛给它披上了一层银霜,更增添了几分神秘与静谧。很老很老的诗人一下子被惊醒了,提起笔,想写一首诗寄托秋心与明月,叹口气又放下了,怕人说他俗套。

夏天里开得最盛大的花应该是绣球花,花团锦簇,其中一款花期特别长,可以开一个夏天,被人们称之为“无尽夏”。那绚烂的花朵,如同夏日里永不落幕的烟火,在时光的长河中肆意绽放。一栋老别墅的院子里,有很老很老的七里香,七里香把沧桑吸纳到树皮里,粗砺的树干,布满了岁月痕迹,可叶子与花却在秋天里也能鲜翠逼人、芬芳扑鼻,那香气,是秋天写给大地的情书么,温柔而又深情。这株老树,我们能否称之为“绵绵秋”?

是不是也该有一片叶子叫“不知秋”?

## 雀鸟的叫声

□李万军

得与我们有些像吗?

一天中午,我下班进入小区,见一小孩拿着枯草蹲在墙边逗鸟玩,一只小鸟在那转圈圈,好像有些焦急。

我在小孩身后看了半天,总算明白了,小鸟想翻墙,可是那墙有些高。

墙外树枝上传来鸟儿急切地叫声,声音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,一会跳这根树枝,一会在那根树枝。声音“喳喳、喳喳”的,听起来好熟悉,应该是我早晨听到的鸟叫声。墙外那只鸟每叫一次,翅膀就扑打一次,好像是想把我们吓走,不要招惹它的孩子。

我怕小孩伤害小鸟,便把他支走:“快回家了,你家大人叫你了。”

小孩看了我一眼,丢下枯草根,起身走了。

小孩一走,我就蹲下去,伸出手掌,那

## 珠圆玉白脆藟头

□陈志宏

都像早稻秧苗似的,细长的叶,在风中摇曳同样的翠绿。它的叶子古人称之为蕤,字形巧妙地包容了“韭”。汉代有首《薤露》:“薤上露,何易晞,晞露明朝还落复……”由此不难发现,在汉代藟头已是寻常之物。

小时候,跟父亲去菜地,一畦藟头与韭菜相邻,细长的叶根部泛着淡紫,叶片呈墨绿色,满缀露珠,像倒映满天星辰。

六月,采收藟头,轻轻一拔,缓缓一提,粒粒圆溜脆白的藟头从土地里喷涌而出,甚是壮观。也许,蕤叶上的露珠都被藟头吸

不知何时起,藟头像隐了身一样,消失在视野里。

一直以来,对“藟”字只识其音,不见其形。上班的第二年,有个同事提及它,描摹了好半天,我才终于明白过来,不就是儿时最馋的那个脆白圆球嘛。“藟”字太形象了,三“白”堆叠,神韵自生,余味无穷。藟头的白,超凡脱俗,比天上的云朵更脆亮,比浆白的夏布多一分玉润,较之黑板上的粉笔字,则平添一缕腌制的韵味。

长在地里的藟头,容易跟韭菜搞混淆,

收了吧,它才长得这么白,这么嫩。

藟头洗净鲜炒,脆香满口。收太多,吃不完,便塞入陶罐腌藏。有一次,父亲腌好一罐,正待封盖,指着藟头对我说:“你看,藟头随便丢一块地里,便长得欢。长出来的果,又圆又白,脆嫩可口。做人当学它,随遇而安,自我成长,清清爽白,圆融又不失风骨。”

这次,菜场偶遇藟头,不由浮想联翩。它珠圆玉白的可爱模样,脆鲜酸辣绵长滋味,连同父亲的话语,永远鲜活在我记忆深处。

## 喜欢织毛衣的母亲

□吕少京

高领改成假两件,不勒脖子。舅妈那件洗得发白的开衫,她拆了袖子,添一圈菱形格,第二天舅妈穿着来回摸,笑得跟小孩似的。

十六岁时,母亲赶工给我织“成人礼”——藏青底毛衣。我嫌太素,不肯试。她抖开毛衣,对着灯眯眼说:“你怕黑,我在毛衣里埋了几根银线,在暗的地方能亮一点,就当我在你身边。”我照镜子,还真有那么一丝丝银光。

退休后,母亲眼睛花了,竹针换成塑料钩针,线也换成粗的。她开始折腾大披肩、沙发罩,甚至把旧毛衣全拆了,混新线,给我织了双到脚踝的大毛袜。我穿着在客厅走,像踩了两条胖腿。后来,她把家里所有旧线洗净、染色,绕成团,折腾三个月,弄出一条彩虹一样的毯子,往阳台藤椅一铺,太

年时候时兴“马海毛”,贵得离谱。她倒好,把家里三团旧线拆开,拿开水烫直,掺一点别人给的马海毛,再染成淡紫色,最后给我整了件开衫。那天我进教室,一群同学呼啦围上来,摸我袖子上的绒球,我就挺着胸,心里“咚”的一下:原来母亲的温度可以穿过毛线,跑到我心上。

一大早,天还黑着,厨房灯先亮了。母亲披着衣服,把开水倒进搪瓷缸,再把线团搁在缸口上熏一熏,说这样线才听话。灶台边总放一只搪瓷碗,里头漂几根针,像小船。我赖在被窝里,听见针尖轻轻碰,像有人拿指甲弹玻璃杯。等我起床,新毛衣已经叠好放在枕边。

母亲不光给我织衣,谁家生孩子,她提前半年准备小裤子。邻居阿姨脖子长,她把